詩經類考

詩經類考卷之八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釆輯

人物考

高辛氏　帝嚳

姬姓諱逡字嚳其先有熊氏自黃帝曾孫帝囂之子封都歷五世都子蟜極生嚳母不覺而生斷齒有聖德佐顓帝封辛侯及討白矦代高陽氏為天子稱高辛氏都亳後陶唐氏追尊為文祖帝嚳命臺駘宣汾洮障大澤而民離淪決之患封之汾川命咸黒典樂為聲歌帝嚳知民之急正朔均賦以調民人祭法又

載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帝崩子摯立摯政微弱而唐侯德盛乃率群臣而致禪焉○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蟜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順從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而崩葬頓丘廣陽里○帝嚳卜其妃嚳之

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以上大戴禮○四書人物考云堯帝嚳之子摯之弟也母陳豐氏曰慶都感龍孕十有四月高辛丁亥歲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摯立堯年十三佐摯封植受封於陶年十五攺國于唐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爲天子都于平陽之安邑以火德王色尚白甲辰元載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岳之職二載咨羲和定閏法七載麒麟遊於

藪澤十有二載巡狩諸侯西夏鼎城守好貪求于是伐而亡之有苗不享征而克于丹水之浦命閼伯長火居商丘命毋句氏作離聲制五絃徽鼓大唐之歌命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作五廟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五十載帝遊于康衢有兒童之謠及老人擊壤之歌六十有一載洪水懷襄舉鯀俾乂九載功用不成七十載殛鯀於羽山于丹朱及庶子九人皆不肖七十有三載薦舜于天舜受終于文祖八十載禹告成功于是率羣臣刻璧而書東沉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逸書中有中候

運衡之篇是也堯之爲君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白馬茅茨不剪樸桷不斲素題不枅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太羹不和飯於土簋飲於土鉶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堊色布衣掩形粗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景星曜甘露降朱草生鳳凰至嘉禾孳醴泉湧焦僥民來貢沒羽蓂莢夾階而生癸未一百載舜攝位之二十八載也帝乃殂落

年一百十七歲薨於濟陰之成陽西北是爲穀林○符子曰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檽扉之內霏然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廻巒之縈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詩史前編云堯祈姓諱堯字放勳帝嚳之子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耆號伊耆氏或云其先塊隗（莫危切）神農時所封至蚩尤滅之裔孫伯余佐軒皇製衣裳復封唐侯傳十有二世曰卞斤生堯佐高辛遷唐侯受帝摯之禪爲天子都平陽後虞帝加廟號曰神宗（注神宗堯廟也）初重黎受職高陽之世（重爲羲伯黎爲和伯）

高辛氏衰而二官以廢帝乃復育重黎之後俾世分掌天地四時之官羲伯掌天和伯掌地羲仲掌春羲叔掌夏和仲掌秋和叔掌冬（羲和四子即堯時分掌四岳諸侯若二典所稱四岳則一人獨領之也）常觀神龜之文推其數以爲曆命羲曁和察中星以定時置閏月以成歲析因寒燠不失其宜元魏書觀象賦注堯遭大水塡星逆行入水府其子丹朱（所封邑所）嚚訟嫚淫好力狎戲（音放縱力能蠱丹朱寵之）帝悲之爲之制奕以閑其情常廷置敢諫之鼓謗設誹謗之木常征窫窬（國名）常征風（伯罰）窫窬生十子以十干爲名十子貪暴命羿征之射殺其九又南蠻他人鶴食

中國謂之長跎封禺之君貪戾無厭謂之封豕帝皆
征之○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黃帝八代孫則堯女
于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恐未可信○神農夫負妻
戴以治天下堯曰脉之比神農猶昏之仰旦也卬○
孔氏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
聄年八十老將求代○堯爲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
化爲禾鳳皇止于庭神龍見於宮沼曆草生堦宮禽
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蓮蒲生廚景星曜于天甘露
降于地是爲十瑞○仲尼曰吾聞堯與舜等遊首山
觀河者有五老遊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

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化爲流星上入昴論語讖

舜

姚姓諱舜字重華其先伯朐作冊始封虞伯子幕佐伶倫制樂進爵虞侯傳十有四世曰蟜牛世紀云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有子曰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有子曰蟜牛蟜牛生瞽音蒙字瞽瞍初家於冀呂氏亦謂瞽瞍掌堯之樂瞽娶握登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握登早卒再娶而生象象與母乃咸惡舜舜事親拊弟日以篤孝友聞四海始遷於負夏販于頓

丘債于傳虛每徙則百姓歸之受堯禪爲天子都蒲阪戰國策曰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並爲歷山雷澤之遊尸子舜得六人皆一國之賢者也無靈甫時高辛氏八元高陽氏八愷舜皆舉之常齋七政舊中古之地但爲九州舜以冀青地廣分置幷州燕齊遼遠置幽州分齊置營州肇十有二州是也嘗置八伯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東岳陽伯之樂舞侏離歌析陽伯夷爲陽伯儀伯之樂舞鼚哉歌南陽羲仲之後爲儀伯南岳夏伯之樂舞謾彧歌初慮棄爲夏伯羲伯之樂舞將陽歌朱于羲叔之後爲羲伯西岳秋伯之樂舞蔡俶

歌苓落皐陶爲秋伯和伯之樂舞玄崔歌歸來和仲之後爲和伯

北岳冬伯之樂舞齊落歌縵縵垂爲冬伯虞伯之樂舞寒

日歌受終和叔之後爲虞伯嘗作大招之樂命曰九招祭法

舜勤其事而野死○五溪豐氏曰舜卒於鳴條葬於

梧山今山西蒲州界内若零陵之蒼梧則商均女英

二塚在焉○藝文注舜納三妃生九子娥皇無子女

英生商均益比生二女宵明燭光舜不告而娶不立

正妃故惟納三妃焉○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

帝王世紀舜夢眉長與髮等堯乃賜舜以邪華之玉

老而命舜代已攝政○堯徵舜得諸服澤之陽問曰

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
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事曰事天問以奚任曰
任地又問奚務曰務人曰人之情柰何曰妻子具而
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人之情乎若夫從道
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帝館之于二室語禮樂詳
而不悖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而無窮論天下
事貫昵而條達咸協于帝而可底績于是錫之絺衣
雅琴命之姚姓攝位二十八載受堯禪都于蒲阪以
土承火色尚赤改正易服立七廟祠中霤祀用土封
春礿夏禘秋嘗冬蒸五等建官親親任賢建弟象于

有庳封黃帝之孫子十有九人爲侯伯舜之爲君也上循堯道下任衆賢師紀后拜蒲衣親善卷學于務成郣立誹謗木設旌諫鼓以廣直言之路訪不逮於總章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憲其行止貫德尚齒藏金巉巖之山捐珠五湖之淵俾下服度于以杜淫邪而絕覬媚作米廩以藏帝籍立兩學以教國士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是時土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肅愼東長島夷西渠析支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四十有八載南巡狩崩于鳴條三十登庸二十在位五十載而崩壽百一十二歲塟於

蒼梧山九疑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下有群象爲之耕武王封舜後胡公於陳賜姓嬀氏

禹

夏后氏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父鯀娶于有莘氏之女曰志是爲修巳孕歲有二月堯戊戌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生遁甲開山圖云女狄吞月精而生夏禹又帝王世紀云修巳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慄然又吞神慧苡胸坼而生禹虎鼻大口兩耳三漏首戴鉤鈐胸有玉斗足文履巳身長九尺二寸一云禹廣柔人姒姓字文始禹姒姓顓頊妬如馬遷所云夏后高陽河出黃帝則同姬姓矣謬妄自見其先駱明佐顓頊封崇伯歷四世崇伯鯀治水弗成帝殛之禹傷父功不成受誅乃勞

身焦思纚長風沐甚雨履四時乘四載輕尺璧而惜寸陰遂敷土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水患既息乃正九賦定九貢常出見罪人下車泣曰堯舜之民以堯舜爲心朕爲民辟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朕甚矜之舜時肇十有二州禹乃復九州之舊所過名山大澤召其人而問之山川脉理鳥獸昆蟲之類與夫殊圖異域土地里數凡諸所有使益疏而記之名之曰山海經時九牧貢金乃鑄九鼎以象九州作九夏以歌九功常設五器於庭爲銘于簨簴曰告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鳴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

鄀常命歸伯封叔后予[illegible]及司徒鄧明作衍曆歲紀甲寅從顓頊故也嘗東巡以二千扶拪從臨大越上茅山大會諸侯計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因封扶爲越伯國于會稽封搖爲董子邑于赤堇之陽山名防風氏後至戮之詩史前編○大戴禮云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淮南子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鄧子云禹常據一饋而七十起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路史禹燒不及撌濡不及扢躬揉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

啞然而歎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也龍曳尾舍舟而去○易林大禹生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闕之土人云升庵集○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爲歷代之患弟

彝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遏治水無遺其性苛
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
復生不過如此歐陽修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
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彥博曰河
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修治徙東從
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
臣之言可爲百世法○金氏曰周漢以來多稱堯有
九年之水今考自洪水方割卽舉鯀俾乂九載無成
而後舉禹禹八年于外而後成功前後幾二十年所
九年者以鯀九載言之耳洪水蓋如後世歲有河決

之患鯀于其間多爲隄防以障之而患日甚又按經稱鯀堙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堙卑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然則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也其成敗之由以此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蓋先決九川使通于海又濬畎澮使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先從低處下手故易爲力而功易成也○水經注曰禹理水觀于河見白面二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于淵○禹傷父功不成登衡山血白馬而祭之夢赤繡文衣男子稱玄夷

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書齋于黃帝之嶽禹乃退齋三日登宛委發石得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吳越春秋○禹導河之際沈秘景符以鎮五千之水患後人賴焉禹功記○禹之治天下也得叙繇得杜子業得季子得施子闇得季子寧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鬻子○水經注會稽山有禹廟昔大禹東巡崩于會稽山因而葬之有鳥來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

成湯

帝王世紀曰殷出自帝嚳子姓諱履字天乙一字高

家謚曰成湯其先帝嚳子契作司徒封商侯十一傳至主癸生湯（帝王世紀曰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凡八遷湯始居亳王商丘殷水在焉亦曰殷湯爲夏方伯常出田于野見人張網四面祝之湯曰噫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此哉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澤及禽獸歸者四十國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越絕書云湯行仁義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荊伯未從也湯于是乃餙犧牛以事荊伯乃愧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

其誠心○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之牲當是時也絃歌鼓舞止○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蠉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鬻子○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如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賈誼新書○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

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
于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伊
尹之于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之是
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子不使御墨子○陵川郝氏曰
三皇始制封建著爲令諸侯有罪方伯連帥請于天
子而征之三恪之國徧告方伯連帥率天下諸侯而
伐之商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
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南禺豐氏曰湯欲遵三
恪之禮以救天下之民義也權也亳衆以伐爲不正
而難於從湯義也經也乃曰大賚而誘以重利曰孥

戮而賜以嚴刑此湯之懋德異於堯禹湯誓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女不從誓言予其孥戮女○劉向奏議云殷湯無葬處失考也後世羅泌路史遂傳會其說按楊誠齋揮麈錄云殷湯墓寶鼎縣今汾州也古尚書注桐宮在湯墓側桐宮今在汾州與寶鼎之縣相合或云成湯墓於亳北之濟陰○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天下則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聖人覗斯民猶纍踝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

利矣夏無人也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畀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矣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王世貞曰桀之惡不如紂湯之甚也亳人不桀惡是仇而躭於穡曰勤民哉可思已舉毅之誓毋乃以刑追乎吾未見湯之無慙德也

武丁

武丁名武云諱某廟號高宗宅憂恭默思道三年不言政事皆決于冢宰高宗自謂舊學于甘盤將甘盤爲冢宰旣免喪其唯勿言羣臣咸諫卒得傅說而相之資學于說王命

說爲傅侯葬伯震爲卿士命震伐鬼方克之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巳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德行政天下咸驩殷道復興而朝者七國殷道復興享國五十有九年○五清劉氏曰高宗本生知之聖從小乙隱于民間小乙武丁父盤庚崩小辛遜小乙而自立因甘盤而識傅說貌其象而載之久矣免喪之後一旦舉說而相之人心不服小用之又不足以興治甘盤既遯高宗初年甘盤爲相無可告語姑不言以試之耳既而群臣咸諫徐出所載之像遣使徵于傅巖至而群臣與之語服其果聖然後相之此聖人神道設

教之微權也不然妄一夢妄一匹夫驟而舉之此豎牛所以殺叔孫鄧通所以累漢文也高宗之夢豈易言哉文王臧丈人事正與此合

文王

晉胥臣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師不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號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於諸弟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周有八士皆在虞官而咨于二號號仲號叔文王母弟皆爲卿士諏于蔡原而訪于華尹蔡公原公辛甲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虞芮之君嘗質成于周未至而還因讓所爭

田以爲閒原常獻洛西千里請除炮烙之刑許之○靖節集文王四友閎夭太公望散宜生南宮适孔子曰此四人則文王四鄰也○呂氏春秋周文王使人相地得死人之骸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骨○韓非子曰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韈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上臣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西伯嘗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

四郊有司請曰吾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請移之西伯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西伯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伐我也今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無何疾止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恩不爲驕侈不爲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巳成牧以爲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爲大仁

武王

武王立九年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與師渡河白魚躍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三年武王使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

不敢誹怨矣武王嘻乃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于是渡孟津諸侯咸會王乃徇師而誓○方周師之入也商容與殷民觀焉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若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闇闇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

知之見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
除殘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王既
克商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之曰入殷柰
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
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焉曰臣
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草
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
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何如王曠乎若天
下之巳定于是反商政政由舊視殷民如周視殷民
如子表商容之廬封比干之墓祀焉散鹿臺之財發

鉅橋之粟歸傾宮之女而殷民大悅○王釋箕子囚常訪於箕子曰吾不知彞倫攸叙箕子爲王陳洪範之書王常問師尚父黃帝顓頊之道對曰丹書有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受書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銘凡十有八几鑑盥盤楹杖冠衣帶屨觴門戶牖劒弓矛車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巳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

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呂覽○既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貢獒大保奭作旅獒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至于周日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汝惟天不享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我今未定天保何假寐日夜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蓋實始營洛○帝王世紀武王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書泰誓篇予有亂臣

十人孔子曰有殷人焉九人而已何休謨以殷人爲
婦人妄指文母劉原父謂子無臣父理又指邑姜俱
非葢婦人之善不出閨門邑姜雖善于治內不預外
事豈可與九人並稱武王數紂之惡方以婦言是辭
顧可對八百萬衆而自稱其妻哉韓昌黎擬衛氏古
文而定爲膠鬲可信也○春秋元命苞曰武王斷齒
是謂剛強宋均注曰重齒以爲表

成王

諱誦武王子呂望女邑姜所生春秋元命苞曰文王
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攝少主而成

之故曰成王王嗣立居諒陰故書稱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詩稱攝政者皆在諒陰之時非以幼冲而攝也嘗立道輔拂丞道者導天子以道常立于前太傅周公職之輔者輔天子之意常立于左太師太公職之拂者拂天子之過常立于右太保召公職之丞者丞天子之遺忘常立于後少師史佚職之初武王將營周居于洛邑不果遷九鼎焉至是王命太保先周公相宅遂定鼎于郟鄏營遷殷頑民于洛邑周公親監之公既沒王命君陳（或曰即周公子）尹茲東郊懋昭周公之訓嘗作周官定公孤六卿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

九牧乃制周禮儀禮作房中之樂用之鄉人邦國作朝廟之樂用之燕饗朝會郊廟焉時越裳氏重三譯而來朝鳳凰翔于庭王乃援琴而歌曰鳳皇翔于紫庭余何德以感靈○鬻子對周成王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于道而吏積于德而民積于用力則民無凍餒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于仁而吏積于愛而民積于順則刑罰廢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

康王

諱釗成王子王嗣立命畢公保釐東郊書畢命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舊史成康之際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宣王

厲王奔於彘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巳子代太子太子脫厲王崩周公召公乃尊立王世子靖爲天子是爲宣王王卽位愼微接下用賢使能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命秦仲誅四夷命尹吉甫伐玁狁北至太原命方叔征南荆召虎征淮夷周道燦然復興諸侯復宗周詩人所爲賦

六月采芑常武者也後稍怠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王事惟農是務無敢求利于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以能媚于神而和于民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困民何以求福王弗聽巳喪南國之師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

嗣王卒料之蓋是時王考室安考牧富僾心生而怠于政矣王欲殺杜伯左儒諫請從王不聽卒殺杜伯左儒死焉其後太子晉傷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故德貴終也○列女傳宣王常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

名姜后崩王寖怠○自古守成之君初吉終亂者唐之明皇憲宗爲甚史著之詳矣周之宣王中興赫然爲三代令主而其末季與唐之明憲無異證于詩小序可見矣小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也鴻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規宣王也鶴鳴規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由是言之六月采芑車攻何其憂勤之急規模之宏也自是而吉日鴻鴈詩人之衆美叅歸矣其猶日之中乎庭燎雖美而有箴蓋

一章夜未央夜未艾三章夜向晨則視朝漸晚晏安漸耽姜后脫簪之諫女鳩遙樂之滋正此際也自是沔水規之隺鳴誨之白駒黃鳥以速祈父我行其野刺者四出其去幽厲一間耳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王世貞曰周宣王中興之令君也而弗克終何居曰激衰而後圖治故也其于中也未純其于政也非學

夏桀

桀名履癸帝發之子孔甲之曾孫也暴戾貪虐滅德作威于萬方百姓天下患之有趙梁者教爲無道勸以貪狠三十有二歲伐蒙山有施氏施氏進女妹喜

桀嬖之所言皆從自是殫百姓之財爲傾宮瑶臺瓊室玉門日與妹喜行淫縱樂政事怠廢左師曹觸龍譏嫉才智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於天發令逆於時瞿山地裂及泉發徒鑿之通於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殺之耆老或諫又殺之關龍逢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后亡矣囚殺龍逢殷湯聞之嘆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于夏臺已而得釋桀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見桀汰侈引師先歸桀帥諸侯攻克之

愈自務肆諸侯帝氏顧氏黨桀之惡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桀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佐湯伐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于夏臺○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盖是也周武謂周公曰桀爲不道走山泣石○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䖍妾告桀吉凶（述遺記）○桀伐岷山氏岷山氏女于桀二人焉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斲其名于苕華之玉于傾宮飾瑤臺居之（竹書紀年）○孝經援神契后偷任威折其王斗失其金椎注（后桀也偷苟且

白奉也玉斗者渾儀金椎言國之實○尚書帝命驗期云桀失玉鏡用其噬虎注玉鏡謂清明之道噬虎謂其暴虐○列女傳末喜頌曰末喜配桀惟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奸究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爲商○淮南子夏之亡也回祿信于聆遂回祿火神再宿曰信聆遂地名又云黃神嘯吟○世紀云五星錯行○呂氏春秋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乃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成湯二十祀大旱夏桀死于亭山

紂

名辛一名受亦曰受辛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其次曰受於三子中紂爲少子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帝乙立爲妻而後生紂帝乙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是以得立爲帝夏商俱稱王紂追帝其父曰帝乙因自稱帝曰帝辛遷史謂至周武始貶帝號者誤紂性汰侈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是時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字己姓紂愛妲己使師涓涓一作延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諸侯有

叛者妲已以爲罰輕誅薄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始爲象箸箕子嘆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宅又將稱是是故吾畏其卒也嘗爲長夜之飮醉而忘其晨甲子（以百二十日爲一夜）劉昭漢志曰紂作淫樂喪其甲子于是也嘗刳剔孕婦剖朝涉之脛醢九侯（卽鬼侯鬼音九）脯鄂侯（卽梅伯）西伯聞之竊嘆崇侯虎譖之（禹封弟叔鹵于崇虎叔鹵二十九世孫也）曰西伯欲叛紂囚之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王世貞曰文王之安于囚也臣道也太公散宜生之以術啗紂也亦臣道

也西伯之長子伯邑考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西伯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不知也有雷開者進諛言紂封之賞以夏田尚書西伯旣戡黎（此武王繼文王爲伯黎即武王畿內伯）祖伊恐奔告于王紂不聽及牧野之戰紂兵敗乃衣寶玉赴火自焚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于太白之旗〇六韜云商王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氏文馬駁身朱鬣目如黃金項如鷄毛名曰雞斯之乘以獻商王〇國語商之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〇帝王世紀鬼哭山鳴六月雨雪或雨赤血〇汲冢周

書曰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璲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於人求之四千庶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殷內史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歸之周○列女傳妲已頌曰妲已配紂惑亂是修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刳囚遂敗牧野友商爲厲○按謚法殘義損善曰紂

厲王

諦胡夷王子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

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欲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三十三年王愈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穆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

告則殺之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
道路以目厲王喜告穆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潰傷
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决之爲導爲民者宣
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
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
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
行事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
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
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

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十有七年國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於彘召穆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五十有一年王死于彘

幽王

宣王子名宮湦初宣王勤政申姜內助之功居多姜后崩王寖怠政嬖人番乎橆后生世子宮湦是爲幽王王元年褒人有罪請入女子于王贖罪是爲褒姒王嬖之生子伯服于是涇渭洛竭岐山崩周太史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

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
震今山川實震是陽失所而塡陰也陽失而在陰原
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
之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
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
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若亡國不
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甲子五年廢
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初伯陽
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
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

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此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後宮所棄妖子出于路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于褒其後褒人所請入女子即檿弧之夫婦所收于路者也褒姒不好笑萬方故不

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巧佞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十有一年申侯與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賂而去○昔司徒鄭伯友問于史固曰王室其獘乎對曰殆必獘者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融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是以先王和土

與金木水火而成百物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聽耳正五體以役心運九紀以立德九臟也合十數以訓百體夫如是故和也于是乎聘后于異室求財于羣方擇臣于諫爭而講以多物以務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舉物一不講王棄是類而剸與同天奪之明能無斃乎夫虢石父讒諂巧淫之人也而立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用用讒慝也不可以久且所謂厭孤箕服實亡周國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大矣毒之曾腊者

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驕將以縱欲不亦難乎卒有驪山之禍

契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娀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卽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卽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

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媒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盖生之時値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謂黃帝生於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之神之便謂申甫爲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値箕也蕭何爲昴星生之

日値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侯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福之時故云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鄭曉古云唐虞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也中絕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使契教民以人倫人倫五教之名始見于此契蓋道德純粹悖叙五典

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其后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作喜作惡曰好問曰寡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亡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盖自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商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之明德遠矣

后稷

諱棄姬姓字度辰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汜勝之曰黍生

于楡大荳生于槐小荳生於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栁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黄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穫死也升庵集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卽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稷與契同姓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九十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孫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

公劉　太王

后稷之子不窋之末年當夏后氏政衰不務稼穡不窋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閒其孫公劉雖在戎狄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乃遷邑于邠百姓懷之多徙而歸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故詩人思其德而歌之賦篤公劉數傳至公叔祖類至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熏鬻戎狄攻之不已民將與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民以我故欲戰未免殺人于不忍爲遂居岐下改國號曰周邠人舉國扶老携幼歸焉其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于是古公乃革戎狄之俗

營築城郭宮室而居作五官有司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冦民皆歌頌其德○古言云公劉自邰遷邠諸侯從者十有八國公劉未至之前邠爲戎太王既去之後邠爲狄

王季

孔叢子曰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伐諸戎）九命作伯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沈約注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歷）

泰伯

泰伯周太王長子伯知太王欲以國傳少子季歷之子昌太王病將卒令季歷讓國于太伯伯與仲雍托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太王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季歷讓國太伯三讓三受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曰勾吳端委以治周禮吳人或問何像而爲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曰勾吳非其方乎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于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

後封于蓼至春秋魯文公五年爲楚所滅臧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盖傷之也李姓亦皋陶後昔皋陶作理理與李古通用也

伊尹

字摯一云字摯衡一云名摯字尹神農之後姜姓一云力牧之後母有侁氏生尹于空桑地名在今開封杞縣西二十里今尹廟尚存後居伊水因氏伊焉仕商爲阿衡時桀爲不道湯進尹于桀桀不能用尹醜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二篇乃相湯伐而殘之湯崩太甲嗣立不德尹集百官羣后于朝以祖桐爲

請太甲警悟欣然命駕以就耆德俊彥之訓尹使慶輔（音甫）湟里且（音疽）東門處南門孀（乳尹切）西門瘢北門側六大夫夙夜訓之（尹及六大夫爲湯七佐）書曰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毋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令德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復歸于亳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五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出而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圖政既乃去湯適夏聞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上亳亦大矣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

就善何樂兮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而笑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亦亡矣尹遂去夏復歸于亳當是時夏桀爲虐而諸侯昆吾氏爲亂尹乃從湯以伐昆吾湯欲伐桀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乏之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敗于有娀之虛遂奔于鳴條湯乃踐天子位尹爲阿衡以左右之既乃大旱尹言于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于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

困湯問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者通于天道者也九卿者通于地理者也大夫者通于人事者也列士者明于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湯又問尹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湯乃益勤德政以迓天休年百歲而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不惠于阿衡尹乃放之桐宮復作太甲三篇太甲悔過尹遂復政厥辟

伊陳戒于王作咸有一德其詳具見商書尹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至太甲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葬于亳去湯塚七里至大戊時其子伊陟爲相○竹書紀年云尹壽百有五歲○氾勝之奏云昔者湯有旱災伊尹作區教民糞種乃負水澆種收至畝百石

微子

名啟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食采于微故曰微子紂既立沈酗于酒亂敗厥德微子數諫不聽乃謀

于箕子比干曰國無政天下亂矣父師少師我其出徃乎箕子曰王子天篤下灾亡殷國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刻害也箕子舊勸王立之後辛立紂紂必忌微子微子恐絶殷祀乃持其祭器樂器去之武王伐紂克殷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武庚與三監作亂周公承王命誅之乃求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仁賢殷之餘民甚愛戴之微子卒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爲微仲禮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衍一名泄微子爲宋公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故以舊官爲稱云〇微

子受封說者多謂武王克殷封武庚于殷墟封微子于宋樂記言武王下車投殷後于宋是也及武庚以叛誅成王復即宋國封微子爲上公以奉湯祀不知微子之篇載三仁相諮荅之言詳矣詔王子出迪我罔爲臣僕此微箕自靖之義而欲人自獻于先王者也使武王克商微子即造于軍門而受封于宋何以爲微子是時宗國淪亡之痛方深而何其抱祭器自歸之亟耶湯祀不可無奉武王已立武庚矣樂記所言初下車投殷後者武庚也曰于宋者誤也原微子初出迪之意苟不見殺而身存則宗祀有寄豈謂必

有後日之爵封耶其罔爲臣僕與箕子同一心耳終武王之世微子無爵蓋武王亦成其志而不輕屈之也因知箕子亦無封于朝鮮之事（漢書地里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不言受封惟史記云武王伐紂封箕子于朝鮮史遷多謬當以漢書爲正（尚書日記）○微子感牽牛星而生○王世貞論三仁曰去易也奴則難死又難死不倍仁易奴則難去又難○薛應旂曰余觀魯論謂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予由古史乃謂商紂之亂微子即抱祭器以歸周夫潔身以去可也急于歸周則非仁人之所忍也傳又謂武王克商微

子面縛請降武王非討微子而微子亦非忘國之君何爲其然也若果如二家之說則武王之封殷後當于微子而不于武庚矣奚待武庚旣叛而後命微子代之哉是微子之歸周當在武庚已封之後而决非宗國未滅之先周師入殷之日也○金履祥曰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于警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于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于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

信不可以不伐暴長惡乎今理而論其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闕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

節然實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可羞之甚乎故予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于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

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舛謬巳乎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舂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然則與日楊雄之徒美新擬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巳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閒誣罔之論故不可以不辯

周文公

詩史前編云公諱旦謚文周文王第四子也武王伐紂至牧野公佐武王作牧誓旣克商封公于曲阜公不就封畱周爲太傅與召公共輔王室武王有疾弗豫太公召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乃祓齋作冊書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王史納其冊于金縢匱中王翼日乃瘳其後武王崩成王命公爲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卒畱相成王主自陝以東諸侯而使元子伯禽就封于魯次子嗣周公食采于周其餘食小國者六人凡蔣邢茅胙祭分伯禽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

弱芍名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俾侯于魯以輔周室是爲魯公伯禽將之魯公誡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威者勝聰明睿知守之以愚者善此六者皆謙德也韓詩外傳今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贄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人所先見者十有九人子之魯慎毋以國驕人初入百諸侯請王伐紂管叔曰商而可伐先君其伐之矣盍猶行先君之志乎太公周公曰

若諸侯何乃會諸侯于盟津既定殷封紂子武庚（字祿父）為殷公以撫殷之餘民王謂管叔曰存殷者其子哉遂封管叔鮮為邶侯蔡叔度為蔡侯霍叔武為鄘侯康叔為衛侯使監殷（後三叔以武庚叛康叔不聽及周公東征康叔與王師夾攻破四國成王加康叔功益以邶鄘之地）武庚修其政令殷人悅之武王崩管叔使告周公曰先王之正商也非利之也茲殷其若德盍復王乎周公不可管叔遂與蔡叔霍叔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避同）無以告我先王乃辟位居東秋大熟未穫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

夫朝服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
王之說王執書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人惟予
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
親逆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
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初三
叔流言于國奄君薄姑謂武庚武王死今王幼周公
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周公既歸三叔懼乃尊武庚
爲殷王遂率蔡霍及奄君淮夷而叛王命周公東征
大誥天下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余曷敢不終朕畝乃
討武庚管叔誅之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爲庶人收

殷餘民封康叔于衛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遂定奄寧淮夷東土○墨子云周公旦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周公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于巳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曹植相論孔子面如蒙倛周公形如斷菑（音思）○禮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公歸自四征政柄有屬保奭委公政而求去公留之求助焉作君奭公佐王正治官作立政詔王任官作周官訓官作周禮定六官之職

掌作儀禮盡吉凶軍賓嘉之儀則作曲禮教民動作
禮儀威儀之節而經制大備表先世房中樂爲風始
日周南召南因列國山川方域禹迹職方次國風列
之樂官以導化移俗而王朝賓師友燕兄弟洽群下
勞使臣以至于興賢育士遣將命戍各次其燕饗樂
歌曰小雅王郊祀訖受釐會朝陳戒又原天命祖德
作詩樂以格王正事曰大雅而郊廟饗祀美盛德之
形容以成功告神明次爲頌而睦頌聲興于是時天
子德明群公穆和萬品奠阜九夷八蠻序貢于中國
而公亦且老矣念洛于天下爲土中欲成武王志宅

中時又且茲殷議卜洛蓋　公還王室定禮樂者六年
乃卜洛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者是也至是成王即
位十有四年矣春二月命太保先公相宅攻位于洛
三月公至洛用牲于新邑郊社告庶殷侯甸男邦伯
攻洛作多士庶殷丕作太保陳天命休恤以戒作召
誥公獻卜使從王于周曰王其來稱殷禮茲祀于新
邑十有二月王至新邑烝于文武公請老明農王命
公後茲殷誕保文武受民作洛誥于是公留後茲殷
民訓焉而刑錯不用又七年作無逸而公老于豐病
且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公薨成王曰

公生事宗廟沒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也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之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周公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君臣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又以重其國也○金履祥曰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為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誠疎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此略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為疎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

紂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于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絶其子孫也于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于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為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為亂于其國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于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

既襃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况武庚實嗾之于是倡爲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矚周室之内難亦固以爲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叔實藉之于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復商

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于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

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他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監則略而不許何也盖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于家曰親親

焉于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于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于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太公

詩史前編云姜姓名尚一名牙東海上人其先神農

裔孫伯夷堯時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呂子孫從其封姓尚其後也尚少貧壻馬氏老而見去鄒子說梁王云呂望故老婦之出夫也國策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棄傭此其証也賣漿孟津天涼不售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遂釣于渭渚時年七十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有農人者謂尚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尚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曰呂望封于齊尚知其異文王西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熊所獲伯王之輔果得于渭濱曰吾先

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以師
事之望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
亡之國富倉府文王曰吾願富其民後武王克殷號
爲尚父一云官名子弁先生曰武王號尚曰尚父猶
桓公號仲曰仲父所以尊之非官名也封尚父于齊
營丘道遇婦人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
令其收之惟得泥沙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
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塚周王明廣云馬母叛
姜自招覆水之逝東就國止于逆旅逆旅之人曰客
寢甚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夜衣而行黎明至

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獨異志太公躡屐即路饑有追者至以其出關遂止周成王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專征伐爲大國金石錄云太公壽百有十歲○太公金櫃云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巳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韓子曰太公望封于齊海上賢者名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于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誅之周公曰狂矞天下賢者也何爲誅之太公曰狂

爲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

魯公

伯禽將之魯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也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汝又美之吾語子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于天下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天下之士至者無慮千人于是吾

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夫吾得三士于百人于人之中若是乎其難也而傳吾子慎無以魯國驕人也夫仰祿之士猶可言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伯禽方至國淮夷徐夷徐戎並起爲寇伯禽往征之于費作費誓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敹縫完也敿猶繫也無敢不弔至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淫大也牿牛馬牿閑牧也杜乃擭斂乃穽擭檴權也斂塞也無敢傷牿

牿之傷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此立期會先後之序○伯禽治國三年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故遲太公封齊五月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從其俗簡其禮周公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然齊后世其必有纂弑之臣矣伯禽以成王元年封享國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卒

莊公　閔公　僖公

莊公國語作嚴公名同桓公子于公制於母文姜使必娶于齊而襄女待年未及(即哀姜)故長而不昏(時莊生三十七矣)及將逆齊女乃丹桓公之楹刻其桷夫桓見殺于齊莊不能復而威飾其宮夸媚讎人之女故春秋書曰丹桓公楹刻桓公桷斥言桓公以惡莊也初公築臺臨黨氏(音掌魯大夫任姓)見孟任(黨氏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割臂以盟生子般焉(史作班)雩講于梁氏(肆習雩禮)女公子觀之(般妹)圉人犖(音落公羊作鄧扈樂)自墻外與之戲般怒鞭犖會公疾無適嗣愛孟任欲立其子般公有三弟

並桓子長慶父字仲謚共亦曰共仲次叔牙字叔謚僖亦曰僖叔次季友字季謚成亦曰成季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魯一生一及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才季友使以君命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酖而死立叔孫氏莊公卒子般立次于黨氏慶父嘗通於哀姜哀姜初欲立之及季友立般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立閔公史作湣公名啟避漢景帝諱作閔莊公庶子時甫九歲慶父哀姜利其幼立之閔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弒公而立慶父會公傳奪卜齮音蟻魯大夫田公不禁慶父使齮賊公于武

閔季友自陳奉公子申如邾魯人欲誅慶父哀姜慶父出奔季友乃入立之是爲僖公史作釐公卽莊公子申閔公庶兄母成風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季友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子魚不忍反命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吾不得入矣乃縊立仲孫氏後更爲孟氏諱弒君罪故王世貞曰季友之立牙後也以厚也其立孟氏何居周公復蔡不復管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尸歸初季友之將生也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爲公室輔魯雉門外左亳社右周社執政之臣所居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手曰友遂以名之成風聞成季

之繇音冑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子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賜之氏俾世其卿○金履祥曰魯自隱公將予其弟桓而桓公弒立卒爲文姜所謀見殺于齊其子莊公制于母而忘其父又昏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弒閔叔牙慶父皆不得良死禍猶未已而孟孫叔孫季孫三家者自是立其後魯遂分而桓子孫卒自不相容也不弟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夫○古言云僖公雖能振復先緒然立三桓致專魯政一傳而有子赤之禍祿去公室矣○楊升庵曰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爲魯之賢君伯禽

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烏得爲賢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卞其女季姬始遇鄫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鄫子來而公不耻終歸于鄫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駉與有駜猶以爲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爲美也○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于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于民不愛牲玉于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

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
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
匱莫不共祀具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
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不咸民弗歸
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于財而神
求優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聽獄雖不
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苟中心圖民知雖
不及必將至焉○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
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正一相
朝也終則講于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

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內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嚴公冊桓公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于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于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

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于君而替前之令德
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
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
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
書于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
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魯饑臧
文仲言于莊公曰夫爲四隣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
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
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

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
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
告糴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古言云猗嗟齊人傷
魯莊公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道致人以爲齊侯
之子左氏亦云桓公曰同非我子齊侯之子然文姜
桓公三年歸魯至六年九月生子同中閒未嘗會聚
公故春秋書子同生詩亦言展我甥

桓公　武公

桓公爲幽王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
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

王室將畀戎翟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
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
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
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荆蠻戎翟之人也
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
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
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
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
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舟
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

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逃難于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而未及周德其

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說乃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

鄭莊公

初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太子寤生弗愛愛少子叔段欲立爲太子公弗聽武公卒莊公寤生立爲請制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蔡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伍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請更之

公曰夫人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二于巳又收二爲巳邑至于廩延公子呂曰厚將得衆且柰何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巳太叔將襲鄭夫人啟之公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段段奔鄢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鄭志也且譏失教鄭伯遂寘武姜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居久之潁考叔有獻于公公使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

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大隧逆姜出賦而融融泄泄也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莊公性果忍善兵又明于時與權既克許則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使餬其口于四方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既敗王師于繻葛

王傷于師則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吾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逆惡不遂以能犯大難而竟免其身

召穆公

昔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穆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諸侯不朝王益嚴道路以目王喜告穆公曰吾能監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王不聽于是國人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彘太子靖匿穆公之家國人圍之穆公曰昔我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

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讎而懟怨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讐懟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竟得脫召穆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五十有一年王死于彘太子靖長于穆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嗚呼程嬰杵臼以他孩代趙朔孤兒之死而立孤兒遂爲千古義士之最况召公以已子代太子乎况王長于召公家而習其訓誨乎况公之相之戮力經營有如見于江漢等篇者乎

吉甫

甫子伯奇事親甚孝甫娶後妻欲害伯奇乃取蜂去

其尾而自着衣領上伯奇恐其螫也趨而掇之後妻呼曰伯奇牽我衣甫聞之曰咲伯奇懼走之野履霜以足采楟花以食其躪大夫憫伯奇無罪為賦小弁以諷吉甫吉甫悟逐後妻而召伯奇伯奇至請父復後毋吉甫從之後毋感伯奇孝化而為慈申公魯詩俱以小弁繫尹伯奇事趙岐注孟子亦云小弁尹伯奇事○古言云周宣王多賢尹吉甫最優文武全材也觀伐玁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可見當時召伯不宜出督謝樊侯不宜出城齊吉甫詩意微矣

仲山甫

山甫周卿士虞仲之孫姬姓食采于樊因氏焉謚穆仲周宣王時魯武公西朝周以長子括與少子戲見王王愛戲欲立之樊仲山甫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順也今天子建諸侯而立少是教之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將王命有壅而行誅是自誅王命也誅之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王不聽卒立戲是爲懿公懿公九年括之子伯御弑懿公而自立伯御十有一年宣王伐魯誅伯御問魯公子能訓導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其稱乎王曰何故對曰稱肅恭明神而敬

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是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于夷宮宣王祖父夷王廟宣王伐姜戎敗績乃料民于太原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生死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于是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穫亦于籍獮于既蒸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

之及幽王乃廢滅

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爲帝嚳次妃祀于高禖吞鳥卵而生契一云與其娣妹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鳥啣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列女傳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厲翼吞卵產子遂自修餙教以事理惟思有德契爲帝輔蓋母有力〇一云簡狄與其妹娀居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天帝使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搏之覆以玉筐既而發視之燕遺二

郊而北飛二女爲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爲北音也

周賢妃

太史公言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妺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巳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唯周自后稷母

姜嫄厥德不回以昭受上帝上帝依焉實始生周古
公妃太姜貞順率道廣於德教遷岐胥宇胥與謀焉
蓋世有丕德至太任益聖太任者摯任氏之中女也
爲公季元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
文王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
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
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
爲能胎教故人生而肖萬物者皆母祖子時所感感
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以肖而化也太任可謂知肖
化矣及文王娶有莘氏之女曰太姒仁明順道思媚

于姜任文王之爲西伯也文母治內進窈窕思賢淑以廣徽嗣關雎作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于師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居內而能念臣下之勤勞咨嗟咏嘆風王于禮賢審官葛覃卷耳賦焉而武王有亂臣十人邑姜與在則師尚父女也其後乃有宣王后宣姜宣姜有賢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王嘗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后出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傅母通言曰妾實不德使王失禮而晏朝天下見以爲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起自婢子

起當伏其辜敢請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增修于政○古言云自古末有四世二百年相繼皆得聖賢爲后妃者周之子孫獨盛于夏商世祚亦最末有由然矣

褒姒

褒國名夏同姓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于夏庭而言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龍所吐沫龍精也）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漦在乃櫝寘之其後夏亡傳櫝于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厲王

使婦人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僇之逃于道而見鄉者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収之遂亡奔襃後襃人襃姁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爲襃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襃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后與繒西犬戎共攻殺幽王國語曰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先是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老子周將亡矣及嬖襃姒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襃姒好聞裂繒聲王發

內繒裂之以適其意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烽燧諸侯悉至褒姒乃大笑後申侯與犬戎入寇舉燧兵莫至遂有驪山之戮

人物考卷八